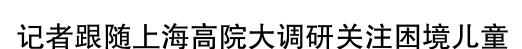
www.jfdaily.com



乐乐与朵朵 被"困"住的孩子



(-)

乐乐

曾经被丢在立案大厅

五年前, 乐乐被妈妈翠玲(化 **a**) 遗弃在长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 时,只有6岁。

翠玲从老家来沪后,在一家足浴 房工作,与顾客刘根林(化名)相识 并发生一夜情。事后不久,翠玲怀 孕,并抱着一丝侥幸生下了乐乐。

随着乐乐逐渐长大, 翠玲的丈夫 发现,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他,便悄 悄做了亲子鉴定,证实乐乐确实非他 亲生!

两人离婚后,翠玲带着乐乐返沪 辗转找到亲生父亲刘根林。

然而,年近60的刘根林拒绝让 乐乐进家门,拒绝相信眼前的一切。 2012 年,生活窘迫的翠玲诉至长宁 法院,要求变更乐乐的抚养权。

2013年5月,长宁法院一审判 决乐乐随母亲翠玲共同生活,由刘根 林每月支付 1200 元抚养费,至其 18 周岁时止,同时,刘根林需补付乐乐 出生到现在的抚养费共96000元。

然而,宣判后不久,翠玲却将乐 乐遗弃在了长宁法院立案大厅里。在 "法官爸爸"、"法官妈妈"家里轮流 住了一段时间后,6岁的乐乐被临时 送往了一家民办福利院。



五年前,6岁的乐乐被妈妈遗弃在法院,手里攥着几张人民币,孤独地坐在立案大 厅角落里的场景,曾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五年后,在儿童保护机构"三进三出"的乐 乐,已经11岁。他现在过得好吗?

本市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权的案例中,被亲生母亲遗弃三年不闻不问的朵 朵,如今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生活得如何?是否已经启动领养程序?

这些曾经的判例,困境中的孩子,时刻牵动着上海法官的心。

连日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全面启动基层大调研,关注"沉默的少数",主动倾 听平时"听得少"、"听不到"的声音,再一次将这些困境儿童重新拉回公众视野。2 月23日正月初八起,记者跟随调研组走访这些困境儿童,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近 况,寻求解"困"之路。

今天起,本报推出"大调研大走访"关注困境儿童系列报道。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Box)

曾经被弃医院两年

四年前,刚出生的朵朵,便因新生儿疾 病被转至上海市儿童医院治疗。一个月后, 当她病情好转可以出院时,却突然成了"孤 儿":父亲"下落不明",母亲"不愿抚养"。

医院多次试图联系她的亲生母亲高文 (化名), 却发现她的手机已经停机且搬离 住所"人间蒸发",致使朵朵不得不长期 滞留在医院。直到 2016年5月12日, 朵 朵才结束了两年滞留医院的生活,被送至 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

当公安机关终于找到高文,会同看护 中心先后六次与她交涉, 劝说她承担抚养 义务时, 高文却明确表示不要孩子, 甚至 要签字放弃抚养权。

其间,作为亲生母亲,高文从未主动 去探望过女儿, 也没有支付过任何医疗费 用或抚养费用,甚至没有给朵朵买过一件 生活用品或者玩具。

2017年5月31日,静安区人民法院 以遗弃罪判处高文有期徒刑1年。同年7 月12日,静安法院判决同意了上海市儿 童临时看护中心的诉讼请求,撤销了高文 对朵朵的监护权,并指定上海市儿童福利 院为监护人。

该案成为上海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 销监护权案例。

随后, 朵朵在儿童福利院生活至今。

如今:叛逆的11岁少年学籍问题未解决

"院长妈妈,小雪拿(玩具)车撞我。" 2月25日上午,在上海一家民办儿童福利 院内,11 岁的乐乐眼里噙着泪水。

"你们怎么又打架了?你比她大啊," 院长罗妈妈说。

"但我们两个都是人!" 乐乐大声地回 答,脸上写着倔强,带着不服与气愤。

"他刚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懂事乖 巧、很诚实,"对于乐乐这个"三进三出" 的孩子,院长罗妈妈既喜欢又惋惜:"这几 年他变化很大。

调研当天,在二楼的房间里,当被问及 "你会不会想妈妈?"乐乐却摇了摇头,说: "我都不记得她长什么样。"

"哪个孩子不想妈妈?他只是不轻易 说。"院长罗妈妈回忆,去年的一天,乐乐 问她借手机,说想给"法官妈妈"打个电 话。"我也没多想,就把手机给他了。

过了一会儿, 罗妈妈发现, 乐乐冲着手 机连喊了好几句:"我在孤儿院!""当时 他脸憋得通红,我发觉不对劲,拿过手机, 却只听到嘟嘟嘟的声音。"后来罗妈妈才知 道,那个电话,乐乐是打给妈妈的。

就在今年春节前,院长罗妈妈鼓励乐乐 再一次给妈妈打电话,"但对方一听是乐乐 的声音,立即就挂了。"

尽管这样, 乐乐在一次谈心中, 依然 说: "有时还是会想(妈妈)。" "但一想到 她一直打我,不要我,就不想了。

如今,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11岁的 乐乐在一所寄宿制民办小学上5年级,每到 周末才回到院里。"我就自己一个人玩,有 时跟小区里的猫和狗玩。"乐乐说。

"他表面看上去好像很开朗,但其实心

思很深沉。""很难管。""把自己捂得很 紧。"负责照顾乐乐生活的高阿姨这样形容

进入叛逆期的乐乐, 开始变得越来越不 听话。他会拿着爱心款偷偷跑去打游戏; 甚 至将院里的玩具和衣服,带到寄宿学校变卖

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 顾薛磊将这些变化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五 年来,顾薛磊一直关心着乐乐的成长,经常 去看望他,了解他的近况。

"家庭的爱和机构的爱还是不一样的, 尤其乐乐是曾经享受过母爱的。"在顾薛磊看 来, 乐乐已经进入性格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期, 能够回归家庭或许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然 而,乐乐的妈妈却一直"人间蒸发"。"即便找 到了,也或将面临遗弃罪,被剥夺监护权。"

此外,顾薛磊还一直操心乐乐的学籍问 题。由于各种原因,乐乐的学籍问题至今仍 未解决,这意味着,乐乐无法参加中、高 考,甚至连毕业证都可能拿不到。

"民办福利院毕竟是临时的,属于民间 机构,后续安置无法保障,我们还是希望他 能进入公办福利院。"顾薛磊说。

目前,顾薛磊仍在积极与相关部门协 调,以期能解决乐乐的学籍等后续问题。

如今:朵朵的领养之路依然漫漫

"朵朵, 叫妈妈。"

2月23日上午,记者跟随上海高院调 研组一行来到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 牵着朵朵走了进来。

一头短发,一身粉色的衣服,一双大眼 睛透出灵气,粉嫩的脸庞流露出纯真。你很 难想象,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竟然会被 亲生母亲遗弃。

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庭 长姚轶捷把朵朵抱起来,递给她两颗巧克 力。随即,便向工作人员问起了朵朵的情

"朵朵很聪明,是我们这里的'小明 星'。"福利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朵朵会 唱歌会跳舞,在院里很受欢迎,社工们都很 喜欢她。有一次,幼儿园的老师提了一个问 题,班上其他小朋友都回答不出来,就朵朵 一个人回答出来了。

"她虽然不怕生,但性格没有其他孩子 开朗,比较安静。"该负责人认为,这或许 与朵朵的经历有关, "有些缺乏安全感,做

什么事情需要别的小朋友带着她。' 目前, 朵朵已经上幼儿园, 每天和其他 小朋友一起学习和生活。

在姚轶捷看来,福利院虽然是一个"港 湾",但"朵朵还这么小,如果能有合适的 家庭收养她,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最好的。"

福利院也有同样的想法。"像朵朵这么 健康懂事的孩子,要找个收养家庭并非难 事。我们也希望能将她送养,最好能给她一 个正常的家庭环境。"该负责人坦言,但在 法律上却遇到了瓶颈,有些顾虑。

其实, 朵朵的案例被媒体曝光后, 有意 愿领养朵朵的爱心人士不在少数,就连福利 院门口的保安都常常接到电话: "经常会有 人打电话询问朵朵,问能不能收养。"

首先,根据法律规定,被撤销监护权资 格的侵害人, 自监护人资格被撤销之日起三 个月至一年内,可以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恢 复监护人资格。"朵朵妈妈被撤销监护权资 格尚未满一年,也就是说,她仍有可能申请 恢复监护人资格。"该负责人称。

此外,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只有丧失父母 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及生父母有 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儿童才有资格被收养。 但朵朵的亲生父亲仍未找到, 从法律上来说 尚无定论,因此收养程序或将暂时被搁置。

"有没有家庭愿意寄养?"面对调研组 的提问,福利院方面表示,从法律上来说寄 养是可以的,但也会带来风险和问题:比如 对朵朵来说,她在寄养家庭将以一个什么样 的身份定位?此外,寄养时间的长短、与寄 养家庭的感情,这些都关系到她今后的身心

其实, 乐乐和朵朵仅仅是困境儿童现状 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困境儿童究竟还有多 少?这些被"困"住的孩子究竟该何去何从? 在解"困"中仍面临哪些问题和瓶颈? 请持 续关注本报后续的报道。

本版摄影 记者 胡蝶飞

